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啓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覲清標方嗟會遇之難遽
有忝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弥深恭惟知丞宣德地胄高華
天資爽拔溫之德裕然而有容榮之才卓爾而無敵早
登臚仕亟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竚見翱翔於要路暫丞
一邑聊蓄遠圖某幸此同僚將獲連事協心戮力期共濟於
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於暇日

回謝涇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辱瓊瑤之贈曠若披雲諒惟公餘默

有神相伏惟教授宣義性天清視門地高華學游深夏之淵
源文揆卿雲之黼黻早揚令聞自陟魏科謂當金馬之游尚
屈絳紗之擁佇膺紫詔即步丹墀愧賀幅之未修辱飛緘之
先及永言感佩曷究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轉宣德郎謝漕使

切以仕版官聯葭有絲毫之補勲司考績誤收歲月之勞法
雖循常恩實忝冒此蓋伏遇運使郎中兼容有德延譽及人
肆如衰朽之微亦辱吹嘘之重致蒙帝渥濫被官蹤某祗簡
書莫遂登門之謝仰瞻祭戟但增引領之誠

谷主管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聲夙著未諧披霧之瞻謙柄自持據辱朵雲之賜退循孱

瑣第切驚慚伏惟知縣宣義間氣受天清標映物冰鑑洞知
其宿弊剛淬發於新硯月轉花陰不聞一犬之吠風搖麥
浪即看隻雉之馴行奉璽書入趨丹禁某衣冠冷齋蓬梗餘
生慚無霹靂之才猥贊芙蓉之幕仁鄰可伏願分霄燭之光
德宇非遙更丐靈河之潤

回賀越州黃通判

伏審顯膺帝誥榮貳侯邦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判學
士才兼文武學洞古今睿眷益隆宸衷簡在未遂攀龍之志
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刃致海沂之大治深賴王
祥與峴首以並傳當啜鄒湛某向風惟舊慕義實深未遑柔
訥之修先辱華緘之貺

謝人啓事并寄詩

湖海地偏雲泥路絕已分廢人之淪落難忘聖日之光華間
遇便風獲承近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親信之得人
矯：天馬之軼群堂：寶鼎之瑞世獨先流輩允屬高明共
以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主精神會聚無非道德
之幾微朝夕討論博盡典謨之淵懿展衍緒餘之暇任回吟
詠之娛篇：可奴僕以命騷句：真瑚璉之為器始終于學
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趨風善類倚之而增重載惟晚偶叨
此親逢居常想像以馳情幾歎滯留而莫覲敢圖委賤遽辱
賜書何啻賢十部之夸不覺在萬人之上伯樂既顧幾成冀
北之空毛遂何堪頓感囊中之効門遲復阻歲月易遙尚稽

叅際之榮倍劇傾依之懷江干猶熱都下已涼益衛寢興永
挾昌盛

賀薛左轄移鎮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寵司留鑰便道將承于密對疏恩還序于近
班夷夏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值有為之時
即之也溫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經百太以弥精故能進
退之間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于巨屏已報政于再暮蟲魚
草木靡不識其至誠教令條章皆可師為永法方歌廉而有
託欲借寇而未遑雖衮衣赤舄久已佇于公歸而白叟黃童
想難勝于緜戀某本為棄物適寄異 追路莫從朔風增喜
行 制麻之降續申賀牘之勤殘暑未除 是祝

賀王憲解元

平世往還不過數時懷詠常有餘思樂馳騫者世之本情安
退常者人之難事蓋有諸中者則固分金務在外者或未免
于縲夢是故朝之心以在家必聞為可賢所以科場之設乃
因時施宜而不廢果諧遴選首得吾人伏惟其人言行相章
氣質甚茂非知之而亦允其蹈是達也而不苟于聞榜名既
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考察寧免有妨遂收一日之優長
未為過舉式符賢路之兼取不礙學制之審求然此時遇窘
于他從但聞報喜至於不寐欲圖申慶屬以戒行庶不腆
之陳獲托承言之際用輒踴躍尤劇傾馳不虞臆楫之初遽
辱長牋之况雍容盛服若投先進之絕倫璀璨高文彌愧過

情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服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驚
府庫之未宣子適魯知典禮之具存僅逃舞馬之成妖劣
似飛蠅之識赦雖已嚴于報謝尚有負於修裁低回抱麥鞠
魚之嗟荏苒幾風馬牛之逸文献不類悚報何堪于是勉為
其已晚矣實來虛往固難瓊玖之酬誠確望專行聽雲龍之
會願附霜鍾之應別馳燕之私

謝常深道賀復官

伏念某間閔晚節流落倦途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頓盡
雖然竹柏之操不以時迂其如歲月之遙何以自處尚賴二
三君子方懷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遙唯恐素志之摧折
笑談委曲簡牘週旋遂忘失路之嗟豈復異鄉之感烟雲朝

如溪集 卷一
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甘終始凡得此處莫非見貽不圖
例奉於詔音驟使復還于仕籍衣冠顛倒無復儀形賓客過
從恍疑夢寐載循忝冒敢昧依歸此蓋伏遇深道居士資粹
中和學非俯仰好義若饑之欲食設心如水之在盤因其自
得之長致此爰忘之過首頌慶問備焉至情字、有經真可
謂之辭達句、不苟尤佩服于風期適作應于群來故稍稽
于修報庶幾全度未遽嚴誅春物正繁德門密跂更希調御
下副傾馳

謝陶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為而治雖
名分之必正或事理之相違詰所以馴至此途蓋在夫未嘗
留意先皇帝肇新科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育之方謹其月
書季攷之文參以里評巷議之實討論如是以明備後造自
然而次升靡一介之濫居果多才之彙進况乎首貢豈是常
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學以干祿伏惟某人身雖家食
心則天遊白黑中分收談者之辨卓爾而默識英雄外發蓋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陋彈鋏之興嗟不輟耕而取用彼勤
僅積成其効我逸出便占其先糊名既開士論胥慶鄉先生
則云見面有數郡太守亦曰聞風甚高不辱其勸駕之恭將
表乎絕類之舉寧拘中下徑躡優長佇騰大對之雄深切當
世之務黃香來從江夏終號無雙杜牧賦就阿房豈止第五
某早蒙垂顧繼幸通名適期款曲以相從孰為倉卒而引去

修途茲戒大軸遽臨感佩不遺之誠但深非據之愧寒暄未
定保衛善持欽逢光輝別圖裁叙

賀人轉官

切審顯被命書寵遷廉帥伏惟慶懌竊以賞罰人主之綱紀
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國論之權衡輕重務歸於至當故居
上者撻之以御其衆在下者体之以 其長實萬類之低昂
係一時之休戚今天子別邪辨正有同皎日之當中諸近侍
效德協忠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揚之無愧碩授受以寧慙
共以某官色正而芒寒業茂而器博總五材而並用駕六藝
以相先片言之傳得之者率皆心服每事之舉聞之者莫不
景從是宜朝夕以輔聖明詎應頃刻而遠左右天下望之如

山岳衆流赴之猶江河佇觀麻制之行超進齋壇之拜某寄
身窮壤託芘後塵雖未識荊州之賢然不廢子虛之誦哀頹
末路瞻望何時適逢隆盛之期獨鬱贊揚之願尚應餘日獲
遂趨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舉人

頃從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竊謂龍蟠虎踞之
地信多金聲玉振之英萍泛異時悵餘塵之已隔風流別
驚晚秀之方崇典刑如存歎慕何已亟欲乘閑而會面又慮
以闇而投人展轉此時相詠增愜殆四百數之較藝總一二
人之中程凜乎誰敢自期巍然果在高選遂將趨賀客之後
莫能紓積日之懷有田一廛適居收成之際聞風數舍遽興

留滯之嗟不虞還家解鞍之初輒當盛服長牋之禮造語警
拔蔚有緒風寓言週旋過委無似惟素期之已晚幸來日之
可圖伏惟某人先輩不名愧家善緝新學絕黏頭綴尾之陋
有矢口載筆之成鄉校久居諸生固已歛衽禮闈既闢齊聲
皆謂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深下足慰有司考定之審竚
觀軒陛鼎傳賜第之優越在里閭獨能側耳以候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啓

謝君俞

比階勅旨例改官稱恩出非常愧莫能已竊以浮沉江上粗
安魚鳥之遊繾綣籍中何異縲紲之繫自知罪大而不敢聊
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只赤之遠而氣息僅湏臾之保灶
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尚恃仁聖之足依終無魑魅之
或禦不謂匪人乘間凶焰輒加幸其疾病之餘幾成鋒刃之
迫殘齡不負毒手遽回偶迹出勝之羞尚虛嘗膳之效方且
散收魂魄粗葺田園誓將老焉豈復他也果吾君之軫慮因
禮以推恩既使名不挂於刑書又畀澤均蒙於士類因常情

無足道者在鄙分不其榮哉非交遊曲賜週旋則衰墮寧容
叨忝此蓋某人先輩高明絕儷道義相先以其嘗參博約之
餘遂乃頻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竊笑孰不為曹閔失路以
無徒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獨不顧以見收吊影孤鴻獲相依
而苟免適圖申叙遽辱寵臨端蔓苦腴真詞人之法則包羅
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禮意之俯投抑亦楷模之遠借續
膏反復夕鼠怪其驚嗟緩筆抄騰鄰鷄忽爾彈唱既已成誦
更當謹藏藹然祥光之燭人當知至寶之在筭永言委眷未
易為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切以用不用固有其
時才不才各言爾志然昧者多失于遯之尾厲而君子常厲
乎羿之彀中匪兕匪虎而終樂于不容之相安如玉如瑩則
未免乎爰變之或異蓋得自是而不得自是故知亦囂而不
知亦囂就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已之而無愠莫之葛藟惟
條枚是施泛之楊舟姑浮沉與俱誦言莫保於終身改過務
勤于愛日間閔白首勉清時敢與牛後之嗟但有鷄鳴之
畏竊謂庶幾免矣不圖忽爾及之自觸駭机上 恩貸遷之
善地假以餘生方逮係之初駭聞中外及既行之後孰不歎
嗟統辭縲紲之艱遽攬溪山之勝實疇昔願到而不可得豈
羈纍所在而輒見投出處不疑人々畧無少間循習既久種
種靡不相宜所賴方時善類之尤親所得者昔人陳迹之可

見遂使六年之久不殊三組之歸殆此序遷出於望外求其
冒昧抑有端倪此蓋某人先輩氣識曲敦矜憐俯逮察其介
而不僻忘其老以奚為每至游從之間過辱吹噓之重淄渥
何辨要乃同流笙磬各音終成合奏致茲孱漏更得褒揚載
搜子建之波瀾宛若燕公之黼黻字字有據如古人特為雅
排表愈工非衰緒所能窺測但驚口角之流沫又知筆下
之生風用謹家傳永為文格

荅人謝解

伏覩解名可謂精選眷言歌艷莫不歎嗟凡在流傳猶為淹
抑况與遊從之末惟深欣忭之私竊以經術取人其效固以
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養不凡則賢者安

能至此 先皇帝作新善類王荆公啓迪士心尚貽未盡之
謀鼎傳將聖之子發揮大智協濟徽猷遂使青都紫府之仙
於時輩出坐令黃茅白蒿之論無復誤談光昭三代之風超
出百王之上念場屋之有素未欲驟更幸羅網之無遺特存
此舉孰光吾党果獲當仁伏惟先輩天馬軼群寶鼎瑞世筆
端稼穡未嘗螟蟻以傷年腹裏陽秋能使蠻髦之右袵雖無
上舍下帷親切之對乃有東奔北備橫縱之才魯人易丘蓋
亦流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智士之收功更期体此以自
強會是排空而直上禹門三級已觀頭角之成魏闕九重行
接羽儀之次竊憐衰陋雅荷眷存泛聽鄉評實逾已得崎嶇
猥事適慙修慶之未遑煥爛雄文遽辱寵臨而俯及既餘光

如漢集 卷一 三
之舊揖非鄙語能酬但驚肯首之屢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
輒騰於紙貴姑自謹於家藏庶幾兒孫得為資藉

上少傅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隨世效珍克協令辰肇登至寶眷言國器通
稟睿謨遂膺誕告之榮兼邁陞華之寵非他人之可得蓋此
義之與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竊以荆人之璞曼
出古今秦相之書實侈圖畫尤為曠世之遇獨高傳國之稱
曾未若地貢而時乘之天作而聖名者昔未嘗覩斯能有聞
審昭錫于特鍾亶靈承於顯佑適丁元日方丕勗之增嚴臨
受端朝擁寰區之交忤信延非常之盛事允為不朽之宏規
洪惟六藝之宗迥超一旦之選果階幽贊首被疇庸殆無官

可以為酬姑易地稍茲序拜叨光有素伸慶當先僅能踴躍
於鋤黎之間不獲俯偃於賓客之後門遊在望誠意則通恭
以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參域中寡二之舉經綸康濟
莫非行可之逢緝熙光明率皆自得之學每奏則如水赴壑
凡用則猶胸轉鈞可謂腹心之親何止羽翼而已粵自薦
名於上帝真懿冊於方丘合宮奏功路寢侈舊畫前人之所
覃思恢歷代之所靡違以至總覈便御之儲發揮太上之秘
遂致天人交格用能教化廓新竟符河洛之祥益隆廟社之
鎮餘才兼暨小物必勤炳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畫
九州者禹也堯享其成而播百谷則棄焉舜因以重君臣相
遇之如是道德不謀而自同但知歎頌于無窮詎漫形容而

可究暄融已屆叅侍尚遙永介壽祺愈康賢業

覃恩謝時宰

駒犢雖從既已還於天性乾坤委鑒蓋深察於人情眷言資藉之階敢昧依投之素是為再造固匪徒然伏念某頃失防閑自貽罪戾荏苒桑榆之迫逡巡溝壑之歸先世之傳終餘一子孤老所托更無兩先零丁門戶之僅存展轉蒸嘗之可懼切謂興滅繼絕者本先王之盛事且復祈哀請命則幸先主之親逢加之廟堂輔相之臣志同伊尹與夫帷幄親信之士道契唐堯莫非忠厚以疇咨悉繫仁孝而將順輒忘幽遠莫效誠忱重惟緣木以求魚孰為脫罟而解網載念勢可乘而易失深虞辰去速而難回然支離攘臂已自分於終捐而

象罔求珠幾無心而偶得比騰符報宛類夢驚雪涕拜恩何啻死生而肉骨有識更歎亦知造物之因人此蓋伏遇某官遂萬物以為心耻一夫之弗獲舉鼎絕臙而不遺餘力搯刀必割而適契斯時於事如飲食之頃以身任風教之率從容省察得衆人之所未聞潤色淵微皆曠古之所不到輔成一王之法蔚為百世之師倘非傑出之差同安能相遇之至此雲間可想行自慰於掃門泉下有知豈不懷於結草况在孱瑣已誓糜捐何止今生更期他世

賀時相徐少保

伏審誕告在廷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貴增嚴亞保之崇弼予一人榮被四表流傳所槩懼怍實均辱記齒牙之間可量

如澤集 卷一 五
頂踵之慶肖翹雖類踴躍遽知竊以有為之君必得有為之助非常之事必協非常之謀是以雷動而風行故曰雲騰而雨降方冠百王而絕詣將超萬世以永圖若非周公其人曷副成王之志堂々宏構肇新帝者之居翼翼々舊章舉出聖謨之斷上侔乾象俯合禮經先皇帝神靈在天固應顯佑諸執事智慧乘勢自然景從初無億兆之離心允屬二三之同德總提制度尤仰高明伏惟對越恩書鼎開華觀歆激士夫之勸聞揚宗社之儲孰不奔走於下風可謂希濶之盛際恭以少保相公惇大閱遠充寔輝光自始繼承即荷腹心之寄迨躋秘近愈隆旦暮之親所與者潤色之先驅所臨者輦流之殊軌上主倚多聞之益學者宗獨步之師蓋非堯舜道德弗

陳於前而舍文武謨烈不啓於用代天工而惟一贊皇極以履中矢言皆載籍之精微動容真列位之標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能中之況於樂焉盡矣不可加矣信一代之豪杰乃六藝之津梁適丁斯時爰契休命祖述憲章 大備筭已無虧財成輔相以得宜美茲為久人事至此物理可期體貌固殊都俞斯在眷言德望之集豈特私淑之歸庚伏正炎鈞履增衛傾馳向往倍萬等夷

答監司

竊伏海濱聞暴公子之名惟舊不顧侯爵識韓荊州之面為難異時旄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托芘方行臺之便道偶南畝之告工阻陪父老之迎倍結蓬茅之恨繼圖申款獲奉誤

如漢集 卷一 五
加敢虞名姓之疎輒與齒牙之錄退惟忝冒進有依承某人
表瑞特鍾為時間出所過則化每舉則優獨高衆允以安修
常覺化人之患少固當垂紳正笏都俞軒陛之密孰謂掌漕
即戎展轉江湖之外定應有待少俟奏成將幕府之暫開已
鋒車之促駕雍容法從紬繹廟謨盡將未究之奇申錫無彊
之祉側聞去旆行就過家有可望之程而復此差池懷危得
之違而何當慰浣情斯愈固心弗謂遐某例窘漂浮適從逃
避願承賓客之後輒拘道路之難猶意俯存曲垂矜亮其為
恋慕實異等倫火老金柔山悠川遠更希保 以大光明

先狀

偶乘扁舟將叩會府雖類剡溪之訪戴寔期荆渚之見韓叅

奉可涯欣榮無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十六

書

答李幾仲司戶書

秋暑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不圖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遠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某知先公才望久矣得之於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為不足今其已矣何愴如之昆仲競爽而足下嶄崒人物之上其來壘見逼耳熟心搖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慰欣慕專門之令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先臨問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亟發之不暇既發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聞之久申之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詩文且復

見躋於其間而責其不腆之詞展轉至此不覺慄然汗下哀
晚不類得罪廢棄浮沉魚鳥間不復自齒於抑揚之地鼎焉
惠顧特相收采茫然不知所以為控方少年讀書時祇知古
人所言為可師所履踐為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人皆疇
昔相與厚善相勉以至於是一旦奔迸流落七八年間在
者無幾燦然到眼恍如相接于夢寐之際而紬繹其欽挹之
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予凜凜信不為外物一毫髮低昂真
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
暨蹇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期則重矣委非所據有類倒
置雖然來貺不可以虛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省
恕在人在我之厚薄以遠於不愧不怍則至完之言是也論

以已責人不若以已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
人則子夷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則魯
直之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於董
子而不可以足以賢於衆人而畫為則子開之言是也論乃
所願則學孔子自期於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是也論僅知
古今實媿博洽而浪得名遂以阮嗣宗之歎為之證則明畧
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於道世無悶不見是而無
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及其用也有時而過涉滅頂足下高
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歎而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
汲汲於此而幸庶幾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以疾悴偶在憤
山程督工役邂逅元翼回使姑致其略嗣此當不輟交馳惟

教學半君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千里抑節自重

荅人求所為詩文書

久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墳山諸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為獻偶刻字人招到不來尚有未完慮叅差不足以奉省閱故爾踴躍因循晚矣負媿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輒牽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千斤谷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勸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為銜鬻禽犢之學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該洽見徵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於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媿汗如洗遂不復

自靳而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疇昔庶几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欽欽欽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舉職事屢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為有所謂久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已者比涉傳一二藁則往々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在我無媿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齋之珍至於屬饜於所鯖富則寤寐不忘而未嘗有以見期者一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鯖與富未易形容端若快意於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停蓄發諸家之秘而加琢削礪礪以會於壞竒則起伏能到既而端倪探蹟果知留意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承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索

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天
哀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形
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
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安爾塵
瀆寔則於執事所遊羿之彀中與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
以為然已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有參晤之涯倍深傾想

荅吳子陽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爾後欲作報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姑既
隨地苟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久游記錄然亦未嘗輒奉忘
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勝欣慰所諭
今翰林學士帶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奉行官制未曾申

明姑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為學士寵遇益重
其地益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秘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選入
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參侍
行幸而已其在廷班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座在
宰相下一品上雖洪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
隸學士號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
如制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
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號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事乎
既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荅口宣凡應和文書自
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還中書舍人猶以學士所當制
為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為外制翰林學士為內制

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狎案遇有所命則因而申之於言詞以達所以命之意而行下至於制命則用白麻寫從內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荅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体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敕書則曰尚書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學士行畢後內降出宣讀罷付尚書省授刑部符下諸道乃為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訪亦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云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為小事終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廢寧漫及此來意既厚不敢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伏讀別紙悖諭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寵委非其據流汗竟趾不腆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章一句或可人意則如^音人索途而俄與之策日者有傳執事舊詩教篇拭目而觀首前而吟充然飽足使一齧之嘗如快意於九鼎也於是真有以寵之殆將屬饜矣欽佩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為過情而取近諛之訝要之是詩也作者久不到此當於正元元和以前求之而復過有延揖使得條具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以為是目井蛙之生豈定副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議既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分為四詩言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容盛德以告於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

分二雅比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体格與半格及曰歎
曰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於作者一時之所寓比方四
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浩然發於句之長短聲之高
下則為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導而引之以致其所欲
達則為行事有所感刑於嗟歎之不足則為歎千岐萬輒非
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為曲未知其實而遽欲驟見始彷彿
傳聞之得而會於必至則為謠篇者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
之互見而相明也近体見於唐初賦平聲為韻而平側協其
律亦曰律詩由有近体遂分往体就以賦側聲為韻從而別
之亦曰古詩枯如律半格鋪叙抑揚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栢
行者此管中之見妄以為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傳

亦不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者區處為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
幸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漫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威翼
翼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於懷也此特小己所
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拘習之者
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
不加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而百廢舉具昔無夕不驚盜
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
橫路則歌筵扶攜無一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迹
與二三要人握手傾蓋周旋于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問細

麓莫不滿足而戀々不忍舍去是豈沾激而然乎是豈緣飾
而然乎乃知小己之所得乃衆人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為
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有問之者則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之効乃能如是耶必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
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為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於廟
堂之上則公已效之舊但褊迫自吝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
道而觀是未足為知公者又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
天心而沛然下膏澤於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於天下矣是
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袞衣兮無使我公歸兮無使我心
悲兮此愚與衆人同也早遊門下特不敢自許於見知而中
間恩恤之勤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於是然
蒙被之獲罔然不知其況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之便拊循
有加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於
是者皆私己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
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
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夫匹
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己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乃公之
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繾綣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為事自昔隋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毀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止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為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為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全

漫遂增四庫為十二庫一目為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
二庫方充滿漫經廣明播遷迄於天漫遷都乃蕩然無遺又
更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救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
書籍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
已綬家又為火所盡其孫景年方展轉圖足未凡輒死豈其
數即抑有所待也

又

油拳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選人多
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
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圩田之水不能洩吾
之野舍浸及外限戶內着寢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

漫值兩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凡案忽々無况雲破山出時
若相惻籍者解后隣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興素意相投凡
數十番不覺寫遍安得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為之太息而
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几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
未嘗停綴渙々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
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為同異蓋不知締思乃在
其間也楊文公與人對奕飲酒次人或以文為請即以方角
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
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所命意燦然如掌握中而利害

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悶爾至其飲弈相參而各能辨則東坡不善飲弈一小杯則竟醉睡或斲亦未嘗放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錯也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嘗如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齋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為證而說已許諾賴宋璟力止之說得冒以為忠後說當國讀之而內因屈嘗語兢曰劉子元叙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於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藁故在說後屢斬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為今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為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胸疏不載胸既相遂引鳳共政事去古浸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托之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密啟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大和中宗閔為宰相會德裕召為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為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為白敏中令狐綯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訖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為

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泊如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為相時郭子儀再造唐室勲德方盛特為之裁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在汲汲自衒鬻以沽之邪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詎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况無而自為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所短乃見其長君

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為全人矣蓋其實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譬之嘉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知其為可用也又何擇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勞藉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予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矣為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死轉柳揚二十年之負恍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典刑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於疇昔臨紙一歎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為一事蓋藏終身踐蹈悲歎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閑謂僚之於圓秋之於奕渠不諒哉雖曰一枝要須如是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送風駕船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為見寇况手未和筆未調又迫促勉強邪似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甌矣可勝感歎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真蹟率不迨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至其畫筆則又過之迨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從事於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又以信予平日一見為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斲輪直以神過而不以力會然後為得况十二世傳習之久和彼徵幸於一旦之遇者雖資藉展轉豈得不自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伊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視則於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以謝爾後阿阿則更為歎息聲嘗究其所自乃得於此元發偶有所系蒼黃失據屢詰之輒阿則予固知元發非二人者不知其聲從何而致請知者注出

偶書

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獨立於千仞之上則下視萬物如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於訖死不復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卧於地以望百尺樓上其免於物役固難矣所謂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者尚何足云總一間爾而相反如是所以擇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憲稍理蘊火取煖焚香烹茶儵然相向款扉而德威遽至漫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駭愕輒謂彥國曰子之膳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膳未足大姑我學屠龍為有罪

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塵出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互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總一族子似已不自得於半塗之失矣故每於世外人必從容展盡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於世嘗得其建茶研屏云昔嘗相遇於京師臨分以之為別其義不可忘也遂命工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於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也崇寧五年九月十二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手簡

與蘇黃門子由

久不獲脩記師門雖窮在途然竊借餘光不忘自振唯是耳
 冷日枯求一毫髮洗濯增新無漫可得以故系詠拳不忘鑿
 寐秋溪江上猶有暑氣不審燕居却掃尊体動止何似恭惟
 神聽冥符日有勝趣萬事既不復經意則御風忌氣遂與造
 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尚冀投老餘息猶及款侍不勝系吝之
 私更祈加愛

龔侍郎深之

瞻望門墻僅隔一水然聲問不乏而歲時殷勤所當展盡於

師仰者不應踈簡如是臨分所期雖不敢輒鉏鋸其馳情繾
綣不得為無憾也春候已深日來尊体動止何似老境流落
不圖遽遭此酷永日如夢寐中夜間則申旦日不得交力量
不充固深自媿惟是四十年艱苦相依平時家事取給已不
易堪而有一急難則委曲經營不遺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
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歸念、祇歎下見蒙眷深厚未
能執手踈訴臨紙哽塞不次

與蔡侍郎寬夫

不奉教倍已漫累月懷詠重眷朝夕以之早夏清潤恭惟尊
体萬福於是迂徙已得所說亟圖躬問動止屬乍到不無應
接之冗用輒踴躍尚幸少休獲踐鄙志瞻望門第可量依仰

又

衰晚無堪實門下舊物永懷先公惇養之素與夫高義延挹
之勤每以身生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為念異時東坡老人則
曰拱把必可以至千丈步驟方習定能萬里者於左右常一
二數流落遐遠勢地日光明一見豈漫可得不圖倦緒遽投
挽引雖未畏從容景暮所期然欣幸之深未易展叙也臨筆
耿、

又

比到采石遽聞已過城中輒投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回方
審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遂同何明道徑過金陵矣悵然不知
其况久之乃承尚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適即欲修謝不謂汨

沒竟爾淹晚初以此地或可少延寓祿之頃褊陋易得以乘
加之宿咏猶逞渠註可一日苟安和雖墳墓所寄亦將營葺就
緒再理舊轍萬一舍館定度獲忝隨杖履之後也他俟躬致

又

不腆之後已滿任前期輒再請猶未報可遲暮竊祿覲顏何
控然魚緣覲幸粗寬待哺者之責爾召用未間尚冀周旋勝
踐之餘連蹇不類定應果惻此志否向風增吝

與吳朝奉

前日卸外拜別後二日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不及
見相仍幼稚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修記可勝愧仰計程
當已定館乍脫塵垢利害之役而有溪山鄰里之歡想劇惻

懷不為加損固非待晚生縷之獻愚者竟不免西行冒暑
就陸其味可知俟至閩中時得通問次

與叔倫提舉朝奉

久不親盛義間欲致一書或漫不果所以系詠之深固不如
是也比承終制還朝稍幸班者獲奉餘俛進聞舍館所寓時
得通記不謂前日方遂邂逅須斯仰奉教益開浣亦多矣已
而得家問伯母下世哀苦累日不勝見在式假早來出就諸
兄議成服歸得墜刺乃辱臨屈謹諭重意且失迎展感激漫
深愧恨向晚尊履何似無緣造謁尚覲促膝庸致久別之懷
臨紙不任眷

與宋榮州

伏審顯膺寵數榮進崇資叨顧有來聞報增忤伏限阻遠不
遑陪下客以相先竊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值謹具狀賀
又

久不獲嗣音門下每於思道書中得聞動靜踈遠且復廢棄
之餘色々生理几何其能自控也不審一顧之舊尚且記錄
已否初暄恭惟日來台候萬福新恩之寵非才望有以稱之
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已晚比渡當前而反
茲踳蹙愧倍深愧負想象一時歌艷可量引詠

又

喬松巨栢非峯高絕壁未易為託以所託之如是宜其干雲
霄直日而未已也又况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其資藉宜

如何哉非肺附惟義慟有自來豈能至此更期際遇終契超
持欽跂欽跂

又

晉卿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笑聞有尚主者得非完相
乎別當脩慶次因會聚為寄聲平時班々一見之而未常接
語料亦不漫記省但寶坊一培土未易忘懷也臨紙哽愴

與俞叔通教授

暑中不審旅食何似瞻企盛義無從請叩區々可知高文偉
動榮觀然未敢廣傳朝入廐暮遍天下矣何時再幸占隸病
蕭修布踈略

又

寒色伏惟尊候清勝眷聚無恙至節日阻倍蹲下為壽可量
傾禱不肖職事粗爾乍到冗瑣病藹不佳每愧誨言馳情不
已早晚西來拳有道君子引企旦夕不知其勞耳盛寒珍重
時貺玉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熏黑索燭未及恍如在日園中
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來作者尚
可分路揚鑣已否神遊不遠踈然數日脾氣作憤如醉人
無緣款曲承誨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舟從定在何日啓行毒
熱踈伏不易慶吾生不如意事十常七八每於左右眷尚
覲新春東去再尋伏屨之適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子勉

強於我也千萬重亮

又

近附遞脩記當浼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爛然禮意兼幅不能
盡畧其愚陋尋繹所况浩乎若决天漢之瀦而注之廣漠之
野難堪眷遇重為愧戴伏惟待敵里中德况佳格眷聚寧勝
昔龐士元為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則兵戈之際與夫一
道德同風俗蓋今日之盛也吾不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
以掠士元之美否區區願親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
款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溢眩然雖前日蹈海未能

若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與見也然神遊不遠固當有享輒已傳錄願少寬假數日偶誦一二對於同舍中徵索者紛々日不自給瓌傑偉麗聳動一至於此尤劇賞慕

與何給事

遠去門下遽涉改歲詠德懷眷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審台候起居何似衰晚一介雖託樊笥之末而後容敦篤尚懷素志其如傾倒絕世之蘊欽慕出處之正蓋尚為左右頌之矣庶幾鋒車未命猶及旦暮之款

又

早以山陽舊坎稍低下不免兩甚水不能洩河漲凌注念款遷者久之於是得卜適介盛德臨附一方與夫當塗令公部

屬之便固知仁人周恤必以是為急難而赴之必克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明俯暨委曲是同而令公不遺餘力恐已事未必能爾纖悉畢舉上下翕然景隨存歿仰佩未知所以為報雖已躬致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具申展

又

急足迴倉猝具書當獲塵浼稍不果嗣音推重在先引詠舊眷不忘傾屬早春不審起居何似以為人物所先加之有勞簡在淵密豈外計可以遲回者流落倦途尚期擊節迅除少慙向慕爾遡風耿

又

罪廢沉溺無復舉頭之望解后奮遊仍值提按之始恍如斷
夢感懌可知歸來幸畢葬事然望德門自是愈遠矣興言所
暨倍深依邑胡族淪落聞振拂不惜力是亦仁厚所期要之
於時猶不可及也的便中卒尔馳附瞻望弭節仰冀善衛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與觀成美感
激不在言也低回里巷雖側聞盛事而哀遲不振媿無以形
容薰晒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過蒙延挹置其不逮而曲與之
進敢不矜勉以奉勤眷持斧般門固已非據而老筆在前姑
投一笑之地而遂覆醬甌乃出望外矣適在坟山不果躬致
賤懇仰冀深炤

又

分餉柔毛何以當克但恐餉德之餘藏神見夢羊蹴蔬耳某
物若干謾實回奩非敢為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手簡

與何給事

某為公家客久矣雍容談笑雖粗領風味獨未得於利害之途盤旋多事之際心固疑之而誠或未盡傾向也於是炳然乃知所疑為自失蓋德度之接無不主於至誠而加惠哀養夔出常矩古人謂感愧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不虞一旦兼獲蒙被而其自失者愈知為可愧矣霜候盛寒恭惟古候起居萬福方遠恭近更期以時保練即慶遷擢

又

比來不謂已晚汲、所役僅能襄事故早時所願得於恭承

之日三分不及其一末路何堪廢於此念或不見負今亦爾
耳則其他可知不審高明亦知梗槩否浮雲去來星日固在
殊命之慶定在新正不妨激昂懽緒自收未去之日為邦人
不可及之思也獨不果竟投勝韻執筆倦

又

稍不獲瞻近懷詠高明尤甚平日冬候浸寒恭惟起居住勝
衰晚待盡而已既遂恭承之願則其諸一付度外尚幸再約
趨風以竟款叩爾屬心門墻筆下何可見也

與楚守賈朝奉

託姻疇昔常謂淪落異地無復恭承之幸遲暮何堪遽在末
軌欣佩固已不貲而歲晚相求可量欽系江上若寒履况當

漫何似借地為客只尺即在要顯尚稽展倍倍劇傾馳

又

日者馳控特未卜見錄已否書來惇叙流渥豈勝愧戢里中
人情易擾風物飲食粗如人意伏計坐款之餘居有多樂老
境何日獲從井上出遇庶幾政績超騰徑躋華近而缺甃之
間擊節為應也

與金馬部中玉

願親固久冗路低回無階自達而漫不當行李之便留連鄙
念蓋不待說而後知也於是遂有恭承之幸則疇昔湮鬱殆
將一洗無餘矣求之異時端若有數霜候早寒榮戟間闕日
來不審尊体動止何似見上應恨相見之晚斯民懷暮非一

朝夕不妨就陞顯職暫為一方之福雍容少日徑席華近以
協僉言也區、尤劇欣跂

又

自承命下累次屬印吏候大旆所舍皆報以未得其詳繼聞
已赴汝陰即紛走介修慶就闈起居尋獲印申方知遂席新
渥猶未諭取道之方今日覩公移乃知由亮宿以赴國門竊
計朝晚入覲徐卜所向區、上記奄遲庶在矜惻

又

陝右古郡風物飲食皆可人意雖曰道御賓客多自城外往
來可想及者有數固左右即可之地而偃藩之勝似亦少能
適之者筆吏已遣接人并什物供帳等一、如旨誨謹已嚴

備為待矣州宅深觀老木頽頽相錯北顧大河天下之絕觀
也不妨暫快登覽之適遂還寵要在人實為蕪盡他有所戒
敬服來命

又

日者得漕檄至長安既到而諸公皆並邊矣遽承此委欲訴
以免不可得且不謂住此許久方其涇尚有殘暑凡禦冬之
具皆不隨此已盛寒營葺不及甚以為懷大旆之來非特邦
人聳跋而愚者恭承為至幸遂獲早歸自是私分上一不易
得之事伏望稍促行軒不勝朝夕引詠

又

此距京西才数十里界候最為淺促凡事鄰邑不相關如大

如漢集 卷一
施果欲少慰斯民之望敢期出群之日豫戒邸吏或隨行人
急走一報州群迎候自有常數不擬使之失備且不及也皇
恐

又

門中貴眷伏惟萬福今必同行矣東王金玉想不輟通問二
舍各計安勝近皆相會已否容易附承動靜

又

近專遣人至京師上記竊計塵浼瞻望來旆我勞如何適得
報審將叩境上方此盛寒尊履佳勝諸懷非侍坐不展溯風
眷

又

承大旆已過國門日與斯民跂望玉趾淹回敬問蓋不豫知
遠近皇恐不能堪亦望有以見亮苦寒伏惟步履之餘尊候
萬福諸所欲言畧具前記要非促膝不展前驅在吾眉睫間
矣欣慟渠可各哉

又

方欲修問專介遽被翰墨存拊踰厚感佩無已牙兵衛從州
郡常禮但愧遣行差緩尔或尚闕用當以見占應命更佇委
報

又

遠去門下忽行投之拘不時上記亦意有以察其過而懷詠
眷存常在依邑臘寒比日不審尊候起居何似高明豈今日

持節明日擁旄者從容上前極口論天下事使在廷聳然有
疑得質遂皆信悉以席華近以慰一時傾想而久未我契者
顧豈遠哉修慶綉繹執筆敢吝

又

鄙拙早不如人蕭颯異時渠敢覬幸於知遇然往來伯仲間
亦久矣其如解后綵衣之餘猶記彷彿而契義自求又將展
轉蒙冒迄未可得悵然此懷每惧終失就謂一見歆然遂叩
資藉延揖之盛以所獲於動容周旋而遺靈假寵之如此茲
豈平、可見其盛遇即至於尊俎豐隆祖帳華茂傾一意于
俯格而至巷無居人則剪焉弗類其將何以為對歲晚致効
幸或有得向風耿

又

迂拙背馳目干吏議到蒲聞罷黜尋歆泊家一面赴調于法
須候交代不免迤邐西來所至親舊留連又繼得漕檄俾往
長安凡四十日方到故漫淹滯送還人不免有妨差使恐悚
無已不審雅眷能復矜照否然路中雖苦寒傾恤亦備盡走
失才數人爾代者在蜀中杳不聞耗勢當春初或得就道此
中與比近有幹委事敢幸不外至祝至禱

又

陝原僚友多佳士水鏡固不能逃其如春首有將替及垂成
者不得不仰圖門下敢望留念吳節推直實有守敏而能文
以其直實故人少知者司理董君介廉強果事多賴之二人

乃將替者其他尚可有待於異日僭易展轉皇恐皇恐

又

遠去麾戟遽漫踰歸計既爾踴躍又軍事擁來意况實極時
惡有愧於牽窳書問不繼果信其如是哉春候寢暄伏惟靜
鎮之餘尊候動止萬福陳力四方使節少休便當濶步華近
尚爾低回是豈在我有不及耶天人未始相遠即慶褒異別
對殊渥

又

願親固有日既幸資籍乃不得為從容計退訟歎然每自日
下來者皆能道經由瞻見比日起居之詳輒用為慰區區代
者不到四月中定獲叅展未間更祈善衛

又

蒙約意亦忽、每圖明憲軟火清坐相向間作無義語以披
氛翳之措定將早晚可遂也陝服號當路然事絕簡應接亦
稀少向上工夫能不退轉否

又

昨日侍坐不甚款晚熱猶可畏勢難稍久然所得於盛義亦
多矣清晨恭惟尊履佳勝時序忽、曝衣乞巧遽見節物豈
老境歲月易得然即可喜亦可嘆也早晚再圖展近

與蕭李文知錄

比承當路或不相容不敢仰叩所自此者遂知朝論取直公
理終不能屈果有是證君子不苟避就又復時評在已邪然

則超然遠舉似亦無足猶豫要之待其至而後動無日皎
或取愧於從容也仰投氣類輒爾借晚當塗風物自可領略
果不屑其陋則旦暮周旋私幸一何多和襄陽固不惡蓋剽
聞餘論故利害因得自警不勝翹跂小兒官期未決亦欲月
終遣行雖託庇不久要亦資藉契好尤重攀緣之澤也偶作
十餘書不暇謹悉別圖申叙次

與彭丞

久不獲申致門下為力有限而所應不一忽、易成荏苒馳
情眷舊未易只尺可論也逼歲到家首辱流問所以不相忘
之義尤見惇篤時序推遷共審廬次支勝瞻望一水未果躬
叙其殷懇之深尚冀併得展盡向風固然

與孫知縣希賢

既不入城無緣晤謁來者頗能道見恤之語感愧無論秋爽
伏惟動履清勝旦夕遂歸系望軒屏倍深依向被召北行庶
幾迎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手簡

上宰執

罪廢苟生屏息窮遠瞻望門仞如在雲外因不當輒修記室
之間然思出一旦義均存歿是豈平、所得而擬議者雖分
同腐草其如餘息未殄則其情可容自己耶庶幾憐憫特賜
省錄是身几何顧不足以論報効期於結草則猶未離乎類
也切謂隨所愛生此念常在一語儻誣天實臨之引詠恩地
形留神往

又

非意之酷莫此為甚儻非姓名猶在記錄則安能遽有茲幸

恩旨既臨舉家慟絕以所遇之如是則其感激銘鏤不待形容而後可諒雨露不私於草木而草木蒙被自有淺深自非力回造化未易有此服天地之仁佩鈞陶之錫雖多言不過於此其憫之所系惟自信其無有窮盡也

又

壬午歲聞被召自穎昌亟來獲見於國門外舟中蒙問勞甚渥矜惻相仍未幾自以罪去流落江上十五六年方其來時一妻一女子與其婦一孫并身而六相繼歿之念一身獨在晚才有此兇實相與為命而交造者知其如是遂用以快意果得其實固非所辭而乃繫風捕影巧為訟端一墮橫逆又漫五年不惟父子生離而特以官年六十有八豫計當叙之

年則已七十遂當致仕祿食不繼固非所恤遂將自此以至屬纊終不能脫於罪籍矣欽承至恩大德天地有盡而此則無盡使瞑目得為全人捨恩地尚何望哉向風不覺酸鼻

又

暑候滋熾恭惟雍容陟降鈞履萬福某衰晚一介於世不異疢贅流落既久不自知其生理可乘而日期朝露之奄先母念獲齒門墻雖未得從衆人之後承顏接詞周旋盛德之遇然所得所蒙固已如萬鈞之重常在負荷而若不能勝端所謂子在回何敢死尚以是僂俛而苟在也隙馳荏苒忽踰年霄壤曼絕其交則氣與識尔盖無時不在光明中亦間容借易輒通記室之間其如破甑弊帚不以廢毀而居有眷

不忍終棄之意佩戴之深尤覺未即仰承旦暮為可憾於是
義益高矣情益厚矣瞻望恩席翼，不暫捨於眉睫間只尺
將自慰其繾綣且覲東甯以見從而叙謝則方且圖之逝風
倍劇向往

又

此者伏蒙上恩特還愚息遂永祭祀之繼祇奉倪伏揮涕不
知其已闔門悲感真若再生九原不昧銜仰可知傳聞里巷
一口嗟惻流布所及莫不聳動具承天地之德不間幽側至
深至厚而蝼蟻微生草芥賤類驟尔叨蒙果有是事邪夢寐
間也眷言此義倘非極竭展盡渠能至於是哉訪古則或有
之於時實未之見瞻詠門下恨無羽翰可借而縮地之無術
兀然枯株但驚根葉頓有敷榮之向亟將自效於躬致一言
之薦而未得尔臨紙哽噎筆不得下者久之

又

自離非橫五年於茲雖愚昧或致分同腐草而家世之傳無
斯須少忘困伏井底惟飲恨忍死期於尺素之得儻而有再
瞻天日之幸然而捨門下其將何地可控和早日得報備載
生成之意出於待達故缺甃間睨：不知自己夜以繼日尤
如在沸鼎中前月又得報知德意已輒而天日遂將矣目窮
心匱閱月而方得之於未得間其情可知既得之則其情又
可知也姑急馳此介畧布其端餘俟迺遷申展次

又

人與己雖父子之戚矣有時而不能同地與勢若風雲之會
矣有時而不可合何則人各有所見而事亦有所礙父子可
同也乃或號泣而隨之風雲必合也亦有去來而相背况君
臣朋友之際哉以是為不易必又以甚賤至微未嘗接眉目
通語言遽蒙忘其不同與相背而一語之發如石投水遂使
挾山超海不為之難而枯木寒灰果至於再作理固莫窮而
世亦莫之遇也今日之事是已蒙被已還惟自嗟駭不報之
恩百身何據然上雖不期報下其得而已邪百身有盡而志
則無盡神理其遠哉

又

竊伏草莽十五年矣殆若根蒂連結毫髮不容相遠自冒齒

錄即有請見親依之誠初不謂躋蹙至今已而不腆之所懇
惻或與之展轉資籍上投拯援既荷憫恤三二年滋遂欲申
其素志心往形留以日為歲尚尔差池竟至不離尺寸而坐
爰大賜雖高明照徹其形迹之間可得不愧不怍已否止候
措置目前猥瑣坐圖操筭平陽之門矣仰冀重德厚恩終始
矜察

又

久欲一望見門墻而淪廢孤外猶未得為全人故躋蹙未果
自達老日益迫一旦奄先朝露則賚恨九原而自絕於一代
人物也既付與遭遇之如是而不畀之以早其造物者果有
意耶抑無意耶雖誦其詩讀其書不失於心期亦非得已而

言尔幸同聖日可使有憾於異時予邈詠之深固然如失

又

竊伏恭羨瞻望門墻如隔霄壤然聖日光明同在一照臨而
系懷漫益之下私淑為深尚稽恭展伏覲上體眷注倍保崇
重

又

恭審蔽自上心圖用博罷遂膺制拜迎爰旌旄中外懽忻一
口翕如是乃儲養有素理自應尔無階進陪賀客之後延詠
高牙倍馳丹悃

又

禮成樂作德化日新黼黻聲名輻湊遠近權衡所倚則端蔓

苦腴各得其適真所謂粲然如繁星麗天而合次之辨捨五
行何分斯人望而畏者實仰盛德何日親被提振向風固然

又

近者輒以專介上浼記室最尔螻蟻之誠諒獲塵控春陽不
期於私而蒙被之歸實均纖草疎外鄙朴不知恭事之容但
獻芹炙背知其愛而不知其有犯更在於恤有以亮之

又

司勳張大亨舊學曾子固為文章整潔有程度而不妄形容
蓋一時之秀也頗聞收采學者之幸

又

繼有所介冒塵記室特以來遂恭承心如欲墜雖可謂激切

然勢莫之應恩地常在眉睫間定將何日獲瞻望忽之初暑
日來緝熙羽翼益被親信天人所符台候動止萬福造物既
有以鍾之其必有以成之一代光明何啻五六帝而四三王
也所以周旋至是者漫何人哉草隨風靡不自知一介疎外
之有間執筆歎

又

伏承討論之暇儲思前日翰墨遊戲之蹟流傳所先想已充
物絨襲而近時所期如眉陽老人龍眠宗子固非俗格而似
亦不易得者輒意列鼎之飲不能無澗沼之毛山林之茁投
間而進舊有老人戲墨六扇一硯屏所寄所錄詩兩軸龍眠
所畫松上道人一軸御馬粉本一軸乃盡所有而得於散失

之餘者舉以投賞鑒蓋平日與二人稍款玩於朝夕不知為
可貴隨得隨不能保回視既往遂覺不能多取而謹藏之深
可憾者別有家傳吳生畫天王一軸此則開卷便可知上乘
恩遇殆以先祖得之迄今百有餘年甫為茲日尔僭易塵控
諒矜賜察

又

竊謂既為門下士則於門下種々不應有間方先公啟手足
以至奉寔窳皆不得自效於衆人之後哀挽々所相又後時
銜恨抱慙無以為控乃僭易狂斐有託於記室不虞委眷逾
厚過形謙謝伏讀媿畏莫知其容又漫一時迫於修附不果
親寫雖情文未至鉏鋸而私懷不能無所負謹繕寫上呈伏

莫恩私特垂矜亮

又

每承真翰未嘗不反復吟諷幾至成誦紙弊墨渝欲捨不得
語高而意盡藻績見於隨得信絕世文之雄也平日頗有味
於此自獲委眷頓諭平日之習何止効顰愈陋端如欲避影
而走於日中其超然自有到處何可得邪以是彌恨親依之
晚而款席之尚遠也

又

此者專人回跪奉親翰欽承隆厚揆非其據雖包荒固不避
遺而佩服之重既榮且感輒欲効儷句申展又慮接武記室
五枝易窮其繾綣一介之誠則其勤不過如是瞻望恩地但

劇歸向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手簡

上時宰

初暑伏惟鈞履萬福此者無前之寶鼎然傑出穎卓之才因
 事尤振丕告列辟輝映相盛雖參以他務而并舉之然超軼
 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為稱辱在題品遂因諦
 味已漫成誦於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賀客之後
 倍深依向不宣

又

某自徹聲迹濱二十年固能時見一斑於管窺文豹然親承
 警策如前人雖萬戶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終有茲幸已否門

遊愈不可及諸有志者投間互進所長而規矩繩墨各得於
一顰一竅因其所有亦或選掄之及拱把便知其材可措日
遂至於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柱特表自揆則非其輩類如得
一竅歎於衆人之後足矣臨筆增吝

又

某哀悴且復拙於養生而又傍無攸助故家食之日少而農
務之力多是亦造物者所以付之要之竊慕未執其目寓手
應固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制復乘之真見負於幸
得之際而有憾於無窮之暝矣尚資竿牘之賜時輒興起願
親之勤尤覺既高益遠矣

又慰疏

某疏言日月流逝伏審先政大傳已經除祥恭惟攀號躡躅
五內分崩糜潰煩冤何所逮及孝思奈何固極奈何某伏限
在遠不獲詣鈞屏祇候申慰瞻望摧哽可勝欽系謹具疏不
次

又

不審近日鈞履何似伏冀上體眷注無或追遠之過與時御
宜益茂久大

又

比者以所施二經并寧先賜鍾銘見寄者欽承至性知無以
為泉下之報而上憑佛力以嚴因地可勝畏仰先公履踐之
素不待資崇因應超特其如純孝之篤溪休增上有教而恨

無以自竭也謹當十襲時出而讀誦之少助勤至亦自效其
涓埃也鍾銘輒忘其鄙而黃緣於諸作者之次借易呈况

又

祥除之及以僻遠豫不得其日故脩叙獨後然禮意不得而
畧庶幾恩炤有以加亮不遑致恭焚席仰承變服但引詠巨
愴遙深哽塞

與祝提舉無黨

昨日庶幾展晤不圖鉏鋤良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勝專
介被問所以慰藉甚款感愧無論行李稍遽不獲瞻望倍深
約結介還方食具記草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親妙悟尤慰披寫日高尚寒共惟起居佳勝
於是大旆經行首賜臨門遂獲周旋燕俎所以存拊款盡鄙
陋何以為據非氣類曲敦疇克如此感服銘佩倍深繾綣適
到津亭已失浮驂度其勢不行申敬行色系恋之迫庶幾見
量

又

流落屏處不復通好游舊雖欵詠不少忘然門地日益遠
矣比辱暫屈使指但竊為一方致慶而不敢輒投繯綬於是
弭節尚意猶在省錄踟躕願致之勤滋恨無地不圖加惠鼎
臨遽先翰墨敦諭款悉如接盛遇秋冷感激而已他佇續貢
不次

拜別忽、踰時系詠雅曠但深約結累日方治行主於一見
門下而北稍傳按部將浚經由以故少留仰俟瞻叩遽先翰
墨委諭詳盡允佩不忘之意伏審乍冷起居佳勝百臆頃款
席可究不勝拳、謹具恭問

又

日者大旆經由丞走行府切承會食州中已而聞改轅北去
竟不獲一奉教督歛焉鄙懷跋詠不少間便伏邇日不審尊
體動止何似瞻望檠戟有必可見之地未有其涯向風可勝
約結

又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獲款蓋論不謂行李甚遽但劇引詠相
繼便圖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爾就安然汗
而浚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愒、氣僅相屬書問不時端
系於此亦必有以見諒久聞府事嬰拂雖一方蒙被德澤其
如方暑小勞應接不無自累也達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固
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道恭近倍深聳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
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女子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癰瘡被體
已而寒疾為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靡所不有自忝冒叙
浚便款迤邐北歸日浚一日今幸苟生勢不容更住矣輒不

自外門下之舊濱二十年雅辱知憐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
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梯尺索何翅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千
使臺暫借一寬舟只至山陽度往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
使萬一不在所絕敢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
貶付照牒仍得一寬潔差新者一家并亡妻靈柩同載不得
不慮皇悚皇悚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因唐欽叟處一舟搬載
不盡又唐舟年深踈漏止可載輜重幸小子除服合得一舟
不得已上冒其詳筆下不能見但目即舉家如爐炭上果蒙
曲應殆非平日可比伏惟恩仁俯契真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寫下前啓相次得疾故脩况淹緩自取留滯之累
前啓更不易廢幾見念知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恐

與米元章

八月八日某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拜違
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遊尚未遍其
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
章公有進而真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適
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間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委權貨遞當已塵境京師自

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不審淮上如何
伏惟政成民樂履此初寒起居住勝南來者一口交譽謂自
過揚子渡行路無不嗟咨頌詠每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
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善希愛以對
之

某啓末路間關獨得於公為多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則平
日眷、殆將委如草莽邪抑將有待於我而然也近見子魯
曾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盡、挽之不斷企仰何及連漪
古郡拒吾松楸繞一水風化漸漬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
輩父老申敬麾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住勝祭享傷感殆不容遣免以故先承降問
兼辱元暉下顧敦叙稠重元劇佩荷見命晚集敬當祇赴只
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輒欲更求十數幅字如此紙可用否
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攜往也

與小米元暉

納紙為請別是一段因緣恐兩彩一賽輒煩過遲為了之仍
早得之甚幸流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今日之遇
也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

區、欽佩緒餘常有願親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
千里未卜承待之期臨書黯然敢冀委時自衛鄙誠千萬蓋
非書所能盡竊幸於照

又

自承召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迎見遽領教墨深愧已後時矣
將聞德誨咫尺欣浣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恙承
今日殿對遂即黼座問勞之際相慰淵衷佇望之久方出局
偶餞一舊僚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再具書而瞻仰拳、蓋非紙墨可致者其欲
見之心朝夕東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已次都邑
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末區、謹俟待坐

又

孤苦待盡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之私
惟日北詠述至忽持手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罰而遷官之慶
有愧為問之獨緩比日復不審履既何似恭惟遊闈康靖眷
聚均福書成尚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雄舊古者治定功成
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敏之材多浚於躡等良務寬大以矜類
求

又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駟衛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
萬福少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無已會此
遷改遂失依賴下情略悉何似可言拘文非假不敢輒詣墻
屏謹奉手啓

與劉延仲

前日遣問承暫出翹仰為懷連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間所
惠簡尋失為荅悚仄々秋暑欣審侍奉萬福馬以病足見
借馬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宿戒也一二日相見有客才
起草々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手簡

與姚漕

某惶恐上啓運使戶部節下低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
微無從瞻望比承振采一道而里舍所寓適依庇暎欣慕所
期實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系詠門墻未獲
通名將命尚冀哀遲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屏處江上忽二十年疇昔難忘常在欽挹敏茂談洽表儀多
中故省戶使臺繼膺寵數而勢地既阻無從修記其知懷德
固不少懈也比多在墳山失於承候今已在衆人後矣亦鄙

分所應尔也餘塵未拂尚幸按臨得從賓客之末乃所願言
庶幾待坐披悉

又

退縮里巷實依德庇眷言疇昔蒙被有加奉、負荷之深未
易形容可完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委寄固重而
隨地振采下爰其賜上收其効日聳褒顯遂膺柄任非特一
介私淑而然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墻可量傾嚮

又

中間使人蒙枉教尋欲修叙而持書人已不見差池重意之
辱寄顏無地哀晚兀、待盡而已比聞暫總帥事輒期一見
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助仁者爰老念

舊之樂私逵無助凡米鹽瑣屑率身履之用是躑躅向風何
已故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不妨自達順御而超見絕
韻因以付之翰墨足為一方無窮之美觀也蒲焉衰舊實與
茅焉臨筆倍增跂頌

又

溧水縣丞李宥者和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義尚賢天
下學士大夫歸之其風流所暨至今凜然而宥不獨有其家
貌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羨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
垂成之際一舉則其德倍於他日伏望特達俯踐所請不勝
企祝方此閑陋不當率尔為言其如久荷眷遇亦以仰報也
皇恐、

與周漕

某皇恐上啓委質後塵雖不能旦暮師承然竊借光明常如
星日之下臨也不腆之役久益加冗故稍不獲修記起居
系詠拳當不待講而後諒冬候微暄不審尔日尊履何如
早期數月間獲依門仞荏苒不知所計殆無以自名其况尚
冀未遷召間猶及俯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為完葺蜗陋以陟夏大病甫秋即入墳山前
早後兩以物理持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暫歸以俟春暖
間承接部經由每過必見問至以親屈大旆臨顧蓬葦所以
加惠哀涼然嘗求比於古人而藹焉何堪未易負荷高明一

時人物得一望已為遭遇而委曲嗟存之意有加無已非今
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逼至節方自墳山歸恭聞大旆經過逸信宿失此參近重以
為慳已而捧所墜教存拊諭厚申繹增愧退揆畧無可采而
盛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茲幸向風固然

又

伏蒙親寓別幅留貺朋樽飲君子之德而研味委意之寵如
奉款席可勝欽戴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溢目一時
榮遇未易形容也不敢別具公狀為謝深恃異暎

與和州太守曾延之少監

某啓近遣專人通問上謝當况鈴下乍晴遂有春思隨時抑揚想多勝趣系詠雅眷尤劇繾綣邇日漫不審尊体動止何似鄙陋還家濱一月愛民惜物之譽日有欽向以華門圭竇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於文字語言間竊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漬世德是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庇後塵弥用擊節

又

某到家即欲作書因冗瑣遂已淹晚前日方克展叙不識果有以見亮已否游定父行欲申敬問適有少故輒不暇及某家人回具言佳客憑凌連日醉笑竟使積陰廓徹萬藹紛敷以成同樂之勝獨不得展轉末軌但深引歎占高南望吾家

山水實在尊俎間能漫指顧俯及哀舊而恨不得與之周旋否向風耿

與元祖慶法曹名億

近聞行李之便謂得從容明爽展盡系吝往見不遇辱顧相失晚節僅能一接語邊驚搵袂殆若有以主之於今不自己也既而邊圖脩記道此不滿荏苒不契於是疾病乘之幾成蹭蹬高義可懷要湏冰雪可鑒未間與時御宜以期絕詣蓋君子相忘於道術非只赤低昂所計也

又

某自到貶所即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罅可指固願奉送容仰借振采敷因所往還以間舟車假道之際久未我與

可勝牢落異時投足治下私幸可以更僕承教初則適有所
未暇既而服食差爽稍謝通詣迄去僅一識面追訟每日邑
邑比捨策又漫草、搥袂然所得度越所聞亦多矣晚節何
堪定將邑、終不滿抑遂充足捆載以歸邪收之桑榆敢味
欣跂

又

某再啓相距纔百地里欽向既重自當接武申叙雖不能旦
暮亦足資藉他日之好目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加之哀病
嬰仍常若有以制之是宜取踈置遠而惠頌曲敦昂來翰墨
累幅展轉如奉懃懇揆非所據不知愧汗濡浹而景佩相先
則君子之迹不肖之跡可保其尚在也更一月可以造請乃

所願言糟粕不足以形容不審終踐所期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尊府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門遺軌
綉繹反覆愧不能已早時才卿崇班以雅素之過亦常見及
衰退久廢筆研加之巨題豈敢輒當具以是辭矣於是君子
過予竟不許迴避雖已聞命然乍病起忽、未完更望少寬、
庶能牽課高文懿學自可表揚先烈而乃問道於真行借聽
於已曠似是倒置皇悚、

又

竊承爰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者八月即在
左右或前駕度幾猶及迎展尚幸遷就無致相失也跂向跂

向

與龔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鄰墻投懷之惟實托舊物固當乘間就展與
接武交馳乃曠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表見所期
渠得無所負邪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覲雅眷有以亮之
至於相悖勉謂糟粕之傳不可以廢而加警焉庶几翰墨間
有一會面之慰也秋日曠爽伏惟燕居優暇動履清勝老日
不異平時姑兀取給目前以待盡耳尚異摧頽或可支策
遂有周旋披寫之幸未間倍加保晉苟可以寓之形容者無
惜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辱垂諭乃知今夏方到定將何處濡
滯然和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更僕其為感浣可量
繾綣依田為主一水旱便覺費力不腆之託二年沉沒今秋
粗理人復暴漲可慮待哺嗷不知所以為策德門隨遇為
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佳况少而猥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
歟不然何特於我輩加甚也古人未始以此自放帶經而耜
尚安知以彼輒易政須吟哦妙悟叩牛角而為之節低回稍
休則寫之筆下豈不悼然有餘裕哉藹焉蓋門下舊物也
臨筆不覺縷口自餘非會悟不展

又

別後雖再脩馳鄙懷曾未披寫姑為目前所牽制而然要亦

終何補於系念哉葛大川來聞為况稍詳細釋賜書則情好
有加而不已眷言欣暮早朝於歲晚者於是弥厚重歎慕焉
何以仰對老秋日来起居萬福大水弥亘東南依山占高猶
有幸免獨吾邦猶為一大湖始則微茫本末今更不知所涯
際昔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徙家墳寺已幾一月來之不旱
衰病遂為陰濕氣憑凌愒、僅存視息使不失故常則別是
一種境界方其款詠自適過從不乏頗溲及此搶攘否霜候
可期日念歸壑蓋周旋勝踐實出素計要須還家乃克自浣
大川忽相顧山間粗得相温回期甚迫而方病瘁加之醫晦
不我為地作書如在夢寐中所不到處與夫鋪叙失次庶幾
矜照亦恃大川必能詳盡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手簡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爾詠思為慰可知自藏雲距采石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捨以是滋不能已但系累相仍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湯泉早晚成行平日恨不得周覽其勝異時賢主人表發又別是一段佳事將為吾之別館矣彥發諸郎同之否歷陽不異鄉閭邑人欣慕頗承日有樂趣較之陋邦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杜門却掃渠得已哉一出境便是樂國如獨力家務遽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為計有至半年未嘗一通書未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

苟且為患實大不思不勉定誰之過度幾收之桑榆非為向
我者乃為好尔左右還亮之否耶

又

前日自墳山歸不虞駛足遽去急於具問蕪慮巢書恐遲又
目前無可專委邂逅假託已而甚恐或沉浮得報雖幸遂幸
而反媿倉猝不謹肅為有負也彥質况味果爾固不易遣得
一氣更自能向安矣然巢君不可不延揖其術似都不與平
平者等試邀致任之字周士記其的乃名醫也到即想見遠
近赴之不輟且云向日黃縣丞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
川必留家而行廬江果有劾否盜賊充斥豈不防耶柳集荷
挂念可以轉借及幸甚

又

只亦不謂聲問踈隔如是亦家難多故一向不漫自理屢欲
渡江一見諸遊舊今尚未果非徒無暇亦自無况來教遽臨
伏審邇來起居住勝邂逅三四遽督書而來介云不可少待
倉猝為報殊愧滅裂續當別馳附次

又

蒙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應超然絕
詣不作則已也便速酬報未及少頃異日不愧續貂次乘間
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嘗一嚮則九鼎之快可得
已邪大川近病幾不可捄今已無恙質中高雅但貧不醒奈
何來既已示之矣必自有書去也

又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為一帶盜賊蜂起單獨攜家徒納命尔且歸容有所處子厚集畧借并世說枕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檢討即遣還次

又

前日歸自先壠得墜刺乃承歸舟甚適初不計許連悵然不知其控信宿体况漫何似一水早時系望固勞得見非及而正爾搶攘曾不得展意奉繾綣其懷詎可名耶尊叔母証候如何胡醫果盡心門下然不問以一言而坐待巢君可喜今有書可一往迎之取道亦不遠匆、修叙嗣當申致次

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寧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舊於門下不疎不圖頓爾阻絕自灘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怪者其諸眷爰生理如何彥發位必同居子弟各已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系仰計食口不少無甚餘矣所諭昏姻事必侍即位凡此尤當勉力也蹤跡出入多在鄰邑或田畝間才有間即就見

又

某皇恐妄作姑奉教尔豈足發揚高意但深塵浼之愧過煩和諧尤不違魚目換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警策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契厚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交馳自是吾別館也不知仲

永是遠近服紀既作大字便可作淘米澗千客鑊一老不足
道也呵、自是可頻上問但只在此交馳貴彼此稍簡易而
便至祝、

又

彌月雨如注營棟不暇殆在魚在鈎禽被戈求脫於萬一者
尚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忽被遣問承舟人便道抑遂
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據而漫作體履何似道絕安
得一向謹先此問途他佇款晤

又

大川來不惟得承履踐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非小補
審昆仲朝夕講貫於是甚惜不得投足後塵也此事衆人方

譚之非豪傑豈易特立欽跂彥本諸郎穎秀不倫德門自應
如是諸墳想不輟檢校不為水所及否彥質竟失伉儷料不
易處彥淵也有美除否當遂留京師大川雖不以計暫失過
從企向企向自此相望差近便由采石增坊展轉似可朝還
暮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頗見亮否

又與吳醫

一事借易龔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彥質閣中也欲得左右一
過和州診視土醫固闕通亦來太平就治不效竊謂非高明
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於暫屈醫所以廣
陰德而龔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為幸甚、

與龔彥質

比間捨舟非待有慰瞻識周旋誨悟寔有得於桑榆不謂舍
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及復出見不能歔為此懷
何以自控前日以先親諱日前期命舟即墳壠節僧徑宿而
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素到家則聞已歸繼卷弗類殆不知
所負荷不審久要頗矜察否日來體况復何似目前粗理徑
圖向叙倦、之深茲畏其畧

又

一見灑然徐輒自愧業已束裝而盛意幾成虛委不惟忽、
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搵袂則非所安冒次捨攘殆不知
所為控晦叔處文字猶未敢就請實未有此暇尔以一力周
遍無窮事加之老日支離良自感歎比欲精意作書亦爾掣

肘少待則慮後時定應促膝乃克詳諦

又

投分最款所當旦暮而輒鉏鋸不契聲問不乏特人能為我
傳道者親炙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譏評商確遠尚向上為
棲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尔繼卷此念不謂得之而遽失之
追訟牽制何以自贖別後又復幾日乃就渡比到後次遂病
幸免作殍尔逼節到家特為時享與展掃墳墓解后雨不止
家居不自安稍晴事竟又趨後次、第閱此月方克瞻叙申
致已閣中差勝否胡醫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工
今有書與平國一往迎之自含山半日可到而含山來城中
一昔尔早時黃元明邀致取此途甚徑為人極有理本學者

須善遇之也孫子實有子昔皆見之今官守何處

與榮天和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往來累月皆不果通問忽、易久別來
之思不慙已也解后公倩得所寄書蒙示錄感佩無已農家
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逸深恨已晚也蚤晚少休遂
歸首圖展近次

又

晚來体况佳適昨日荷垂顧為具踈簡非所以待吾老友然
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傾瀉况的慙信厚
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至又辱盡量滿引至不可
勉而止其為感佩可勝言耶方圖且謝專介被問一一欽領

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還草

又

霜暄伏惟起居住勝久不獲款近企仰為勞頗為猥冗櫻拂
致踈通問方切自愧辱手示并枉住句讀之聳然高絕固以
欽畏而思道舊相博約是真相知更得老先生表發敦勉為
其欣助定在華顛矣感歎無論不腆朝夕再當暫出十月未
歸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忌瞻跂雨涼伏惟起居住勝辱手示感佩無
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撥遣甚歎稍送容竟爾相方良自愧歎
碑刻荷珍示俟見思道問子細然衰退豈能自託於勝遊之

未但深慚負尔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雨不止而終未沾
足不審休氣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常食甚踈渴
也兼知新居完潔必稱雅懷朝夕馳詣次

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似垂頷後數日方知即到壽寧
探候已落晚漫牽迫不果一見甚眷也此來聲問頓踈殊
以為懷一二日齏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面叙乃行也欽
企欽企

與劉延仲

兩甚為既何似異地得相解后固為希有之事而適此相妨
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專遣人奉迎次有所幹委千萬不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手簡

與榮天和

前日忽遽問途不得一就別暑中奔馳勞倦殊不知其况然
頗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樽酒之適極奉思也昨晚還家骨
肉輦首及動靜伏承日來体力佳健病倦未能接人事未果
上謁庶幾見亮比得劉孝嗣書委曲久不見其人得書如與
之款歛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有間便當致報幸相及也
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否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佳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見捨

如海集 卷二 四
攘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嘗通問然不敏之愧無以自控村落
間別是一種意味怨、幾不欲捨之而去豈鹿豕之游天所
賦耶無由屈致倍語但深悵結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既來頓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自知
其然也霜降風冷歲物崢嶸又將一年矣老人貪生尤以為
惧尔食貧不易支梧有求必應固不可忽高介不與流俗拘
豈亦知人非所及啜菽飲水當取以為樂而不厭前世孟東
野賈闍仙輩蓋亦如之推而上之信所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去兩畫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為取之十

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還尔本欲作渠書為此事又恐已來
竊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雖其不在亦可取如取得
且留天和處候不肖歸見及專奉託幸挂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住勝前日登門輒留刺擾、不自給未能從
容相款極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素非所工又多
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旦夕投隙尚幸應命淹晚至愧介還
方起枕草率滋畏不一

又

霜寒伏惟起居住勝累辱垂顧牽迫未果修謝愧詠不展蒙
手示具領厚意疏文極工必有副本姑留為矜式苟不屑行

當展翰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為終日之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并疏軸失契勘作字軋大更爾奉煩皇恐皇恐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得暇祇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見吳思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為况佳適示諭媿感初亦未知也少年膺此重任能盡瘁休國則親黨與榮焉疇昔固可觀也幾日有太平之行前此畧相顧幸甚

與劉延仲

某啓大雨蒸濕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釣魚煮江南

羨為一日語笑病齒大瀉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事為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已穎昌已有報得勅辭罷便行聞公使短未竟果了可來作同官否乳泉賦等諸文并望付來介閱畢即馳還正本或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多日也路通上謁次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久不奉周旋傾思固不能遣東歸屢款禪林已而稍接巨載兄弟且獲與誠父一往還獨遠君子念之常不自得然西來相知道雍容湖山間真風塵外人矣想像佳趣倍深耿比得疾淹久衰晚殆支持不行惟僅脫死耳外事廢阻殊不聞舟御已到先枉手筆佩荷慰懌可

量鄙陋氣劣多馮字未得累年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
敬俟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特未暇也示問甚寵感刻乍
晴待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再奉見次

又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豈勝系仰霜晴為况如何佳期
定何日無由進與席末但深傾向庶幾回轅獲遂相盡

又

風埃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展近牽迫殆不容出頭初不
謂至是也瞻企拳、可勝道哉蒙手示且領勤厚三二日當

前詣才歸草率至愧

又

早來款詣見偶為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侵晚密阻鄙
豈勝拳、夜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勝約食固佩勤厚
屬二十七決成行尚有不待已人事勢湏畧遍輒身不待遂
失臨寵之意愧恨可知且夕當幸承悟燈下草率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擁至對來使極減裂慚負可勝
言即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楮固已過厚二正緘紙極精但
未知包藏如何耳一笑、亂道或未馮得畧告授去介少
閱便歸納次尊公不敢率易上啟望侍次申敬

風埃承為况甚佳極慰瞻企蒙問愧荷便欲祇遣而客來不
已殆未能輟身良眷也馬漫自早出矣少頃暫遣所乘代
步到左右如何參寥聰師並煩申叙甚欲相見能少留見待
否

與劉君秉

和別易得歲月維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韵常在眉睫間兩附
遞上記一次捧教筆自到京一向藏縮遂不復與四方親舊
講好然薄遠東位諸君與承動靜晚又得文思子舍尤為詳
書正初迄今日幸迎謁不謂遲回如此比得寒疾四十餘日
都不聞外事忽披翰墨恍若夢寐相接其為慰浣可勝眷
大暑恭審捨舟即安尊履佳豫區區困劣兩日來方作字成
勉強具報纔出首當上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家雨溽蒸熱徑就臥欲見既未能自慰
而執筆之間亦漫不果雖致問展叙因茲不逮蒙子筆敬審
尊体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不時具謝悚一二日
圖奉款語次欽跂

與趙仲強兄弟

某啓蒸溽意况從而不佳瞻思之勤滋不能已不審体况漫
何似君求又有書附問今以小紙奉呈如聞朝夕過巨載家
庶幾獲逢款語餘遲相見具道

累日不聞動靜馳仰無喻晴色漸融恭惟尊履萬福辱問勤
懇欽佩寵眷而辭藻爛然尤畏不可及也投間脩敬門下入
夜布叙草畧呈恐

又

久不交馳方劇傾仰夢寐屢投可見於公厚薄也方作書欲
浼左右忽叨翰墨敦諭稠重可勝欣感兼知己赴朝謁飲食
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宜適當持攝無忘前日之
灼艾用醫也不罪僭言區區本圖此月一到京而不止道路
如江河勢湏少待骨肉輩未來獨處不無牢落頗亦見念否
一笑

又

日欲望門遽有行色遂成鉏鋤然二十七日猶幸一見而中
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區最荷垂恤既不得旦
莫親近為不足於是又不得面別黯然其何能已九月十月
之交公檄到京首圖展奉次餘惟千萬加愛依戀

又

問色山和尚背子段一枚僭易上獻仲強絕韻貴仕而又文
采足以相輝聊托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到才至即附便
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况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稀阻端

為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厚有以致
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家妄想也一笑
一笑仲南往京少味捨公誰與周旋者幸時溫之不妨投懽
赴醉之際瀝酒見向比窘迎新送舊外方小官况味甚惡未
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瞻企

又

仲強大慰必相見稍疎閑忙有間故應如是本欲作書冗甚
未及極思渴亦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矣容後信也江外酒如
臘灰汁勉強濡唇必暴下如注老來恐一飲便脫可無念乎
向才得一罇似減正任風采一笑

又

比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叅問亦苦乏人通
記瞻企風義鄙心不間毫髮方尚早晚脩敬澤之見過特荷
存恤既非區區所素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或未亮者是将
據我於爐炭之上也氣候蒸濕恭審清晨尊履佳裕一二日
徑造門第所懷當候躬致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手簡

與趙仲強兄弟

小詩特為戲耳牽聯為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徃還豈有他
也元確兄弟曲相符同此正是措大家常茶餘過蒙留念慙
悚不勝所以得罪左右但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荆
次

又

月餘不奉款席思仰未始置懷抱氣候不定尊履當漫何似
比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繼勢頃且偏省視故
輟身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庭必已歸後圃陰合池面荷

已離水圖書環遶筆墨吟歎參次而會又復絕世獨立相與
抑揚勝致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藩籬高明亦豈知有天下
事耶欽哉。尚阻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季霜秋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路孰不腰金佩玉煌煌交
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為本夫典刑而士大
夫想望願親近而不可得則捨高明數公復何人哉流落何
堪幾三十年為河間賓客矣詠懷疇昔恨無術可以縮地尚
覬聞望愈隆建旄分社永為帝室賢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初意門下之迹已掃

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疊疊有加風義久不傳於世枯
枿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固知盛德所鍾
亦自愧不振一至是尔高文麗句頃獲成誦別後不得一歷
眼是不足訓邪抑因循所玩也哀菴或未見棄時丐筆更傳
為異鄉警策實假寵於我為重狂狷或時有之私居乏筆力
未果求教徐圖上浼園亭之勝幸一一疏示所因或得附名
詠歌之後豈非至願

又

荒粹流擯終乃几案間一物不謂一別便尔懸阻窮荒哀陋
無聞見無商確無圖藉可考尔枯株但未死耳每懷從仲
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末劇飲狂笑間形吟賦初不計尚得生

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越寄缺甃間但以目前為遣免異
時縱得再奉餘亦無頃昔人矣向風幾至酸鼻

又

薛夫人尊候萬福後來更有幾明珠平日嘗獲瞻望者計獨
蒙不棄青氈異時樂院想多列屋而閑居但見思道子椿諸
君云絲竹未嘗少輟德美才秀而福與之俱可只尺輕有所
彷彿哉子舍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擢矣爰壻學士恨未
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惇位諸姪當已出仕

又

哀莫淪落如在井中奄、未絕時於缺甃間望見青天白日
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故一得賜書未嘗不感慨梗

塞期尺索於可援而杳無與應終歸之於造物亦未能果尔
一決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比辱思道屢脚力所傳手筆
惇諭疊々固已不勝負荷而思道之椿書中具道周旋記錄
誠義有加而不已反復翰墨細繹二君之傳但愕貽宛轉無
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語以寫其憂云安得兩黃鵠攜之置
其旁暑候已深日來復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腆之於門下
殆非苟然者十年漂泊親戚朋友號疇昔之厚者或僅在只
尺或便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劣叙寒溫既見而不情之
語如湧至掉臂而不顧者往々而然獨吾仲強當如冰玉無
一瑕可指而凜々見圖如一片天成地貢以表々稽之物理
未易形容似是佛語所謂百千萬億劫相因以至是也感激

之深筆次不覺縷、何時一奉促膝之款向往滋劇

又

清晨伏惟起居住勝到此主於一拜見既不得縱容遂計餘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馬將北去遽報東坡喪舟來亟往郊外致奠愴悴不即為問似於豫約鉅錡極不登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第歆焉系恋若不容自控到穎昌時得申致次欽詠、

又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少別思詠不暫忘於是得奉頃刻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脩記遽枉手筆敦叙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祇造百冗具報草畧皇悚欽跂、

又

去冬了葬事今年三月遂徙家太平早時欲隨援而出今復再墜豈造物者終使瞞、於此無復可出之期邪抑困之至極而訖有以副其必援也所冀無它姑款一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強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別此生尔悵然未得之間可量繾綣方時炎酷拂雲之櫂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笑之餘自放於垂世立教興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挫之際為河間東平所以為樂則盡矣至於平臺賦就而郟陽杖乘蕭颯偃倭歆進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歎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纔捨舟便為暴下所乘淹延四五十日至灼艾方小康今猶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為况故作書意不聰屬時有修

改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跋

與儲子椿

雨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警策既難暫遠又不敢坐致車馬
可勝欽系忽辱手示伏審乍冷佳奉起居佳勝今日本欲入
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託勢須一二日間可遂瞻奉山陽
遷改日逼又凡百萃在一身念之如在風浪中不知果能到
岸已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奉專人賜教累紙稠重所以見求之義有加疇昔方時
與金陵諸老作緣款作報不暇及展轉十許日纔了此一跋
勝事以故留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踰月不雪氣候如

初春多作上壅咳唾痞隘赤目諸恙老境極不自得不審履
况當復何似傾馳款悉甚於茲時如款插羽翰凌汗漫超出
於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以躋於高明者可勝况哉歲
晚牢落江山滿前促勝握手歷叙前人經行之舊可慕可弔
遂將延挹相安得亟逢此朔風倍增款蔚

又

新陽固當一舉酒為君子之慶咫尺不遠我勞如何里閨正
以茲時為勝遇盡醉過從徹交歲無虛日不審能有此樂事
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佛杜門與乘作佳好要是窮途究
竟如是尔每想像物外亟款即之常若有以繫之亦意投懷
深盡或有得處於我不間一毫髮也未間時幸寄聲俯慰展

轉之懷

又

睽奉忽、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損書累幅良愧見厚之意封吟非遠時聽聲問為慰餘唯事外自將漫也謝疎畧

又

少別瞻思不展到此首幸款奉然兩路牽率玉趾極不遑昨日又煩迂顧雖投分置此形迹如其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簡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於爐炭之上即皇悚、晚來承動履清勝入城方得就見奉、之深當候面奉

又

高文讀之聳然豈出於誠意故爾條暢似是抑鬱既伸詞源自然澎湃也欽歎而已某已令謄寫錯了又改故差遲尔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謹已十龍

又

自當塗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倩之所目擊也所幸形迹相忘故得以仰依誠照其如疎略一向不無可罪亦庶幾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益可畏舉動來於不測本圖歸保故棲因而卜一作靈處今又鉏鋤不免聽其去來姑了一日為一日計尔稟賦不厚投老境界乃如此可歎、長倩美才既脫非橫當益刻礪進脩率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懇測

不妨屏他事粗通飭粥以激志操仕官固可指日為期要當自我而得為佳至於效報知已足亦為報奚其為、報哉千萬深亮無以語直見罪

又

二月更欲再過當塗逐日事如蠹作繭愈纏愈縛更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邪故尔濡滯悶損、家居况味如何七日不舉箸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為貧尔一笑、它須款致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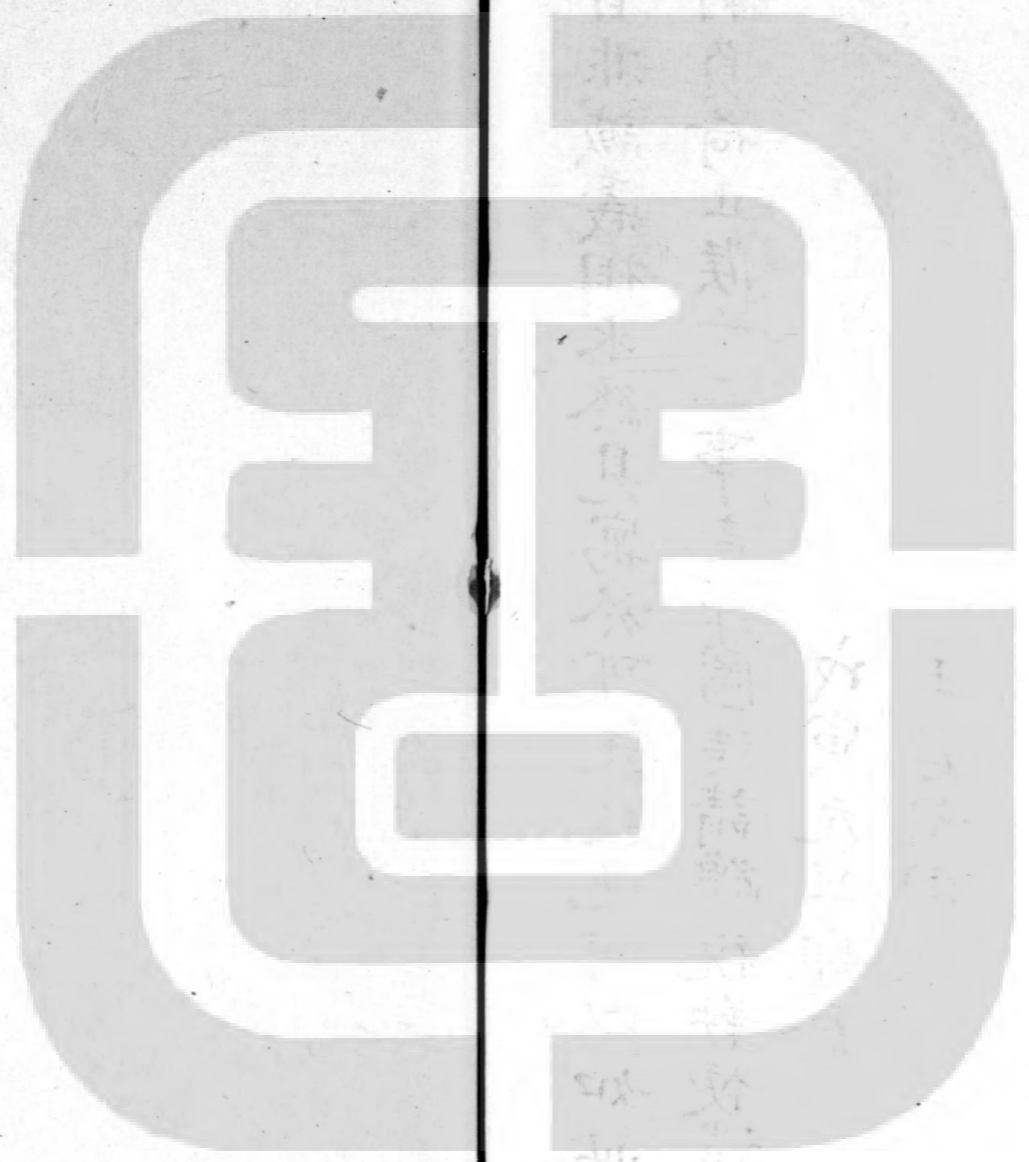
近連奉書稠重累紙感佩無以為况伏審曲肱樂道與時御宜慰怍何已老倦疲於應接數次掇拾款還庄居因得展叙尚為事寇瞻跋、於是特枉專誨疊、見屬深畏不忘之

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於可託之地何以如此崇焉不類但劇負荷止候一二事竟即圖造請纒稅鞅便遣人咨候矣

戊寅元旦却齋

王君望同校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此
書
係
由
某
人
所
藏
其
書
名
為
女
海
集
卷
之
五
第
八
頁
此
書
係
由
某
人
所
藏
其
書
名
為
女
海
集
卷
之
五
第
八
頁

